

准國民大會秘書處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卅五)國祕字第七二號公函，為奉代表震東等動議，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十二條內「過半數」及「三分之二以上」之數額，應如何計算一案，經主席團會議決議，提請國民政府解釋，請查照轉陳等由。經呈奉主席諭，「交司法部解釋呈候轉達」。相應抄同原件，函達查照核辦見復。

附抄原函

查十一月二十八日國民大會第三次大會，奉代表震東等十九人動議，為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十二條規定，國民大會非有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其議決以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為之，憲法之通過應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等語，所稱「過半數」暨「三分之二以上」之計算，究係依照代表總名額，抑係依照國民政府已公布之名額，或係依照已報到之代表為準，提請解釋一案，奉主席團會議決議，請國民政府解釋轉錄在案。相應抄同請查照轉陳見復等荷。

司法院令

院解字第三三一三號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補登)

案准 貴院本年七月二十六日京字第六九零七號咨，以據司法部呈，轉請解釋在華僑人於抗戰期間有觸犯懲治漢奸條例之罪嫌者，可否以漢奸論罪，咨請解釋見復等由。准此，茲經本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議決，奉國民政府令，在抗戰期間內，其行為構成戰爭犯罪者，應依該條例處罰。相應咨復貴院，仰即轉知。此令。

附原咨

據司法部本年七月十八日京字第五三六號呈稱，「案據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呈稱，在華僑人在抗戰期間除被追征及隨附作戰者外，其有觸犯懲治漢奸條例之罪嫌者，可否以漢奸論罪，請示遵等情到部。事關法律適用疑義，理合抄同原呈，備文呈請鈞院核示，轉送司法部解釋，俾便飭遵」等情。據此，案關適用法律疑義，相應咨請查照解釋見復，以便飭遵為荷。

附抄原呈

查懲治漢奸條例，關於漢奸罪刑，係就刑法外惡事所設之特別規定，仍與刑法之外惡事同一性質，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或領域外犯該條例之漢奸罪，依刑法第十一條、第三條及第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均適用之，其犯罪主體不限本國人民，惟臺灣人民於臺灣光復前已取得日本國籍，如在抗戰期間內，基於其敵國人民之地位，被追征或隨附作戰，或供職各地

政府組織，應受國際法上之保護，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之規定，業經司法部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院解字第二〇七八號解釋在案。茲查收復區內，在抗戰期間，敵偽所至，應含為據，當時在華一戰臺灣僑民，莫不氣憤填膺，忍辱負重，助紂為虐，或擔任日軍特務工作，為有利於敵偽，不利於人民，所有日人在華種種暴行，若輩人確為重要之幫助，而其窮兇惡極，實遠過於敵偽，蒙其害者不知凡几，迄今收復區內人民，尤談虎而色變，尚有餘悸，此項罪人，如非被追征，亦非隨敵作戰，基於前開解釋，「其犯罪主體原不以本國人民為限」之要旨，似可以準奸論罪。再懲治漢奸條例係就刑法外惡事所設之特別規定，第三國人在抗戰期間內附依敵偽有不法之行為，尚須依法制裁，而故意為敵偽大惡極之舉，若因其為敵國人民之地位，任其規避，不置重典，於法損失其平。復查上海區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朝鮮臺灣公私產業處理原則內載，「一、凡屬朝鮮臺灣人之公產，均收歸國有，二、凡屬朝鮮臺灣人民之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機關處理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臺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證據，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惡劣日人勢力侵害本國人民或其同胞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他罪行，經確實證明後，其私產予以發還」，經呈奉 國民政府主席批示，略以「抗戰期間內，人有不法行為，應依該條例處罰，不應寬恕」(見臺灣旅滬同鄉會三十五年一月十八日臺字第一號通告)，茲經前開原則及批示要旨，於情法均無抵觸。綜上各節，在華僑人在抗戰期間除被追征及隨附作戰者外，其有觸犯懲治漢奸條例之罪嫌者，以漢奸論罪。事關法律適用，理合備文呈請鈞院長賜指令祇遵。

司法院令

院解字第三三一五號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補登)

案准 貴院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呈一件，為據本院第四分院代電，請解釋特種刑事案件聲請停止羈押適用法律疑義，呈請核示遵由。查業經本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議決，特種刑事案件之於初判判決後，應即進行中，因聲請停止羈押，卷宗及證送該管高院覆核，自應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由該覆核法院裁定。仰即轉飭知照。此令。

附原呈

案據本院第四分院院長鍾慶本年九月十四日代電稱，「茲因因犯貪污案件，在第一審訴訟進行中，甲因病聲請停止羈押，第一審以裁定駁回，甲不服裁定，提起抗告，覆判審判原案撤銷，發回第一審另為裁定，旋經第一審判決，正在覆判中，甲繼續因病聲請停止羈押，覆判審判原案撤銷，於是適用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以無權辦理，呈送覆判審判，於是適用法律疑義，(甲)說謂特種刑事案件聲請停止羈押，雖聲請停止羈押並未提審，第一審應逕行抗告前項裁定，另為裁定，方為合法，(乙)說謂聲請停止羈押於上訴卷宗及證物已送第二審法院，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應由第二審裁定，惟查被告係第一審聲請停止羈押，對於患病情形，必須查往復審時，因不便利，如駁回聲請停止羈押之裁定，並未不得抗告，若向第三審抗告，更受拖延，以上兩說，未知孰是，理合呈請解釋見復」等情。事關法律疑義，本院未便擅專，除飭候轉請核示外，理合備文呈請鈞院核示遵。

公告

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議書

鑑字第一九六號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補登)

司法院令

院解字第三三一四號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補登)

案准前軍事委員會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卅五)法理字第二三九號公函，以據中國陸軍司令部呈，轉據臺灣警備司令部電，稱日本軍政人員統治臺灣時於戰期間因案對其本國人等施以刑應否以戰爭犯罪論罪，函請解釋見復等由。准此，茲經本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議決，作戰期間內，在臺灣之日本軍政人員，對於國或臺灣人民，以間諜或通謀我國事件，捕施酷刑，不能認為戰爭犯罪，應分別其是否受俘，歸由我國軍法機關或普通法院審判(見本院院解字第三三一四號及三二九四號解釋)。相應函請照知。此致。

附原函

案據中國陸軍司令部司令部總司令杜慶輝王電，轉據臺灣警

五號

主文
沈溥降一級改敘。

緣有浙江定海縣民呂志雄等呈控該縣縣長沈鴻禧徵索欵此紙漢奸賊枉法蔑視民意等情於監察院，同院令據浙江監察區監察使署派查復，監察委員劉士萬、李正鑾審核原調查報告，認為該縣長沈鴻禧違法贓情事，提案彈劾，並經監察委員朱宗良、馬耀南、梅任審法成立，由監察院移付懲戒到會。

茲按原彈劾各款，分別論究如次。

然自定海縣通過以後，曾經該縣參議會駐會委員會於三十四八月一日會議通過，照原預算制該縣徵收，並擬組織監察委員會，資稟核，呈奉浙江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置令制止徵收，該長於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該縣軍公學政管理委員會，亦報稱率上年十一月底止，在此時期以前未繳者，此後無徵徵與追收情事，惟據該縣政府所發徵收，證明三十四年（一）查定海縣政府收軍公學政之手續，先由縣政府發給空白收據，交付各區長轉發鄉鎮長收存，再由各鄉鎮長負責實際徵收之責任，分別向各農戶徵收，（二）奉令停徵後，即轉飭各區長及各鄉鎮長遵令停徵，限於十四年十一月底結束，同時於十一月舉行軍公學政管理委員會結束會議，均有案可稽，（三）各鄉鎮遵令於限期內結束者頗至本年二月底，全部始告鄉鎮長，稽遲拖延，雖經一再令催結束，彼等提出之收據二紙，是否係就所持有之空白收據填充偽證，經調查人員審查，否則亦屬經手徵收之鄉鎮長故違功令行為，而縣政府仍在繼續徵收中云云。查該項軍公學政，既經浙江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三十四年一月廿二日勒令制止徵收，於同年十一月廿三日軍公學政管理委員會會議，於十一月底止，停止徵收，乃呂志雄等提出之收據，一則為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則為三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其縣監稱或係就空白收據私自寫，故充偽證，然並未提出證據之反證，縱如所稱，或為經手收之鄉鎮長之故違功令行為，然該縣長監督不嚴，亦應負失察

二、原飭該縣征收護洋費，以漁民警察名義，估收二百萬元，列入追加概算書，經縣參議會決議剔別，並經該縣長聲明無效。此項經費，該會通飭各署，毫無關係等語，然據該縣縣長傅雲岑致沈家門鎮長王啓宇治定護洋費之筆札，以及該縣長自認經收到護洋費五十萬元，至該警察大隊由漁會交付副食費或汽油火油之類，未據報告核有案等語，顯見其蔑視民意，違法徵收云云。由籌辦稱，定海縣於推進警治時，海面開行，漁民不敢出洋捕魚，由魚行代表王榮來府請求派派護洋，當時本府備有敢出洋捕魚，苦無汽油，不能出動，當時由該代表王阿榮承認，可以由彼出資購買，預計護洋一季，此項費用約需二百萬元，此費經商討由各漁船攤派，以百艘計，每艘須出費二萬元，因立待出動，故由王阿榮負責先繳五十萬元，立請本府即派汽艇二艘，隨漁船出洋巡邏，此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之事也，十一月二十八日，本縣水上警察大隊王桂生部後海軍收編，所有船隻軍器，全部被海軍接收，本府在海上已無活動能力，同時漁民護洋之事，已由海軍開始接辦，而沈家門漁商又自請海軍護

漁隊護洋本府對該洋之事從此前不聞問，十二月朔旬，定海臨營曾來行駐營委員，審查本府追加預預費，對本月初旬漁民警察經費二百萬元，主張別除，當此時也，此項經費事實上確已不需要，同時並已通知王阿榮將被預繳之五十萬元領回，沈家門鎮長王啓宇則謂傳安每海漁船徵收護洋費二萬元之筆札，亦係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所提，商討此二百萬元汽油油所提出，定海縣政府對於漁民警察經費，即購買汽油油，除由王阿榮預繳五十萬元外，僅一度商討擬對每海漁船徵費二萬元之擬議，作抵充五十萬元汽油費之需，但始終並未正式開始徵收分文，同時此預繳之五十萬元亦未動用分文，對內有案可稽云云。查此項護洋費，既係僅經商討，並未見諸實行，並有商行代表王阿榮墊付之五十萬元，旋因護洋事宜由海軍接辦，並已飭其如數領回，核閱原函查報，亦所附錄，及浙江第六區署若星復浙江監察區監察署之法字第六四號代電，亦大致略同，原向報告亦未附具擅自徵收之何項積極證明，自應免予置議。

二、原勅以該縣長被控侵吞大量敵遺物資，經查據聲稱，進抵縣城後，以接收爲政府爲限，凡敵軍控制之物資，自始未嘗受命接收，亦經受命由同美軍查封敵軍貯藏物資，而查封雖免遺漏，未幾歸由該縣交接管理，彼自不負其責等語，然又稱接管人力輪船，派員經營，是則接管物資即不以爲敵政府爲限，又據稱人力船六分屬員員，乃該員等自行營利需束整用之誤，似不無侵吞接收物資嫌疑，至於應任人員取用包車，亦頗負失職之咎等語。申辯則謂時利船係係偽警察局長李自治投誠時，即乘此船親來定海縣警察局之巡洋艦，偽警察局長李自治投誠時，即乘此船親來定海縣政府游擊地區請罪，約在二十四年八月間之事也，此船即於此時

城並非由敵人手接管之財產，又未由接收爲政府之各軍原始，並無人力軍人，遽無取人力車接收，則從何有將人力車分員之事，彼等自向友人處取來破車，經修理後自用之，縣長殊干涉云云。查原調查報告亦謂，至於傳說該縣長隱沒大量物資及去年七八月間截獲敵軍供應船隻，皆未查得實據，所指摘者爲接管勝利輪船及聽任屬員取用僑遺下人力包車二事，前者陳明係爲警察局長授戒時乘之破船，接聞浙江省第六區行政督署查復文中，有謂「勝利輪已破漏不堪，如不修理，行動枵輻，而至沉沒，且當時縣城初復，爲謀定海縣與沈家門間之起見，由徐有土管理，每日行駛城沈一次，以所得票價爲修理上人工之伙食，因柴片漲價，所得尚不敷需，持日常船上人工之，早於去年十一月停駛，由該縣及船仍停於沈家門沙灘上，全已損壞云云」是謂其侵吞一節，尚屬缺乏積極證明，至聞大水、傅雲岑等取僑府遺下破舊之車，向理缺云云，既據查明有証非該縣長所給，亦應負失察之咎。

現屬以查該縣府職員名册內，計有偽卽山保安隊長王繼能，現計樹清，僞瑞安特行隊員，僞縣府科員朱毅，現任用爲科員，僞警察大隊秘書，現任用爲指導員，僞縣府督察員，僞警察局員黃金元，爲書記，警察局長李自治，現任用爲警察局督察長，僞瑞安特行隊長王，則派充警察大隊附，兼第一中隊長，僞特務有力分子李岳義，派充警察大隊第三中隊長，雖據該縣長稱，王桂森等應反反正，僞安，並經於三十四年九月五日，呈報浙東行署核示，有案在案，附逆人員在敵僞投降前，有無反正企圖，未據呈報有案，日證王任用，事後是請核示，亦無有庇縱之嫌等語。王辯對於錄用偽職人員未加否認，誰謂浙東行署王真報情電，當於七月四日復，報告王繼能等所屬八大隊均已策動成熟，二十一日王繼能來歸，又於二十四日發密報告，並接杜主任情惟一復電一件，王證明，王繼能及其所屬官佐均於敵僞投降前投誠，辦理是報在九月十五日呈報浙東行署核示，亦係浙東行署當催辦理，係因軍事點驗接收並已籌就緒後，將各種槍械名冊番號呈報，轉報區長官司令核備之件，並非僞軍警投誠之件於此時始發呈報。並檢附定海縣政府轉來杜主任王真報情電一件，又于翌報復函一件，又于翌報復原稿一件，又杜主任情惟一重發電一件，浙江省第六區行營警察專員公署原復文，申辯各節尚非盡顯，惟以一縣府所屬範圍有限，而竟錄用不少曾任偽職人員，分官及警察隊長等要職，不特主權倒置，即於民衆視聽，亦有不言，殊屬非是。